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Journ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社会科学版

Social Sciences

- 首页
- 学报概况
- 编委成员
- 编排规范
- 编辑学坛
- 编读往来
- 学报内容
- 在线投稿

学报内容

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历史发展的轨迹

作者:王庆云 添加时间:2006-3-10 19:14:03 点击:1736

[标题] 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历史发展的轨迹

[所属年份] 1999年 第4期

[作者] 王庆云

[作者单位] 青岛海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

[摘要] 中国古代海洋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海洋文明历史进程中广大民众和大量文人们与中国海洋的生存关联和对中国海洋的关注、向往与情感投射,无论在神话传说、文录丛谈还是诗词歌赋、小说戏曲诸方面,都出现了众多的艺术精品,展示了很高的艺术造诣,是中国文明史包括海洋文明史不可忽视的文学遗产。本文对中国古代早期至唐宋的海洋文学按照时代发展顺序进行了初步的勾勒和论析。元明清的近世海洋文学,小说戏曲成就突出,笔者另有详论。

[正文]

海洋文学作为人类海洋文化创造的心灵审美化形态,是人类海洋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精神财富。人类的海洋文明史是人类文明史的基本构成;人类文明自有文学以来,海洋文学也就相伴而生了。中国的海洋文学之与中国的文明包括海洋文明,也是同样。

中国的海洋文学,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丰富灿烂的海洋文化的华彩篇章。它们是中华民族对海洋的理解、对海洋的感情、与海洋的生活对话的审美把握与语言艺术的体现,作为中华民族的海洋生活史、情感史和审美史的形象展示和艺术记录,在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着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价值。

中国的海洋文学作为悠久灿烂的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中国文学几千年的整体发展一样,经历了从神话传说时代到后世丰富多姿、异彩纷呈的既有传承又有创新的过程。本文试按时代发展的顺序,着重领略和品味其古代早期所展示出的风采和魅力。

先秦的海洋文学,作为先秦文学的重要内容和方面,同样是由先民的神话传说和“杭育杭育派”(鲁迅语)歌谣开始的。其后一发而不可收,与反映其他生活内容的文学之水一起,共同汇成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滚滚波涛,并且一浪高过一浪。

先民们最早的海洋神话传说,在无文字记载之前,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作为文字记载的“文本”,比较集中的,最早的要数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山海经》。《山海经》是“志怪之鼻祖”,为我们保存下了众多的“天方夜谭”,里面有许多有关海洋的神话传说,其中最多的是一些可称之为“海上奇闻录”或“海外奇闻录”的记载。

其一是四海海神的传说。说“东海之诸中,有神,人面鸟身,饵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镜。黄帝生禺镜”。“禺镜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貌处东海,是为海神。”①“西海诸中,有神,人面鸟身,饵两青蛇,……践两赤蛇”,②,名曰某某。“南海清中,有神,人面,拜两青蛇,践两赤蛇,名不廷胡余。”③等等。在上古人的观念里,四海之中都有各自的海神统领,它

● 来稿查询:

生态学批评再思考

查询

● 目录查询:

2005 年 01

关键字

查询

● 按年份查看:

- | | | |
|------|------|------|
| 2007 | 2006 | 2005 |
| 2004 | 2003 | 2002 |
| 2001 | 2000 | 1999 |

们多人面蛇身，样子似乎并无多少威风神力，然以怪异成神。蛇，即后来的龙的本身。

其二是海的神话及海中奇异之事的传说。比如说大海是日出之处，为“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④再比如说海外有“大人之国”、“大人之市”：“东海之外”“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⑤“大人之市在海中”⑥，“大人国在其北，为人大，坐而削船。”⑦等等。

其三是海外远国异民的传说。《山海经》记载了海内外一百多个国家和居民，其中大多是对海外远国异民的幻想。如“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8)之类，多以形体怪异为特征。如结胸、交胫、歧舌、一目、三首、长臂、白民、毛民等等，有些可能是对见过或听说过、越传越神奇怪异的远国异民的描述，有些可能是缘于那些远国异民的图腾面具或文身化装等，还有的可能是纯粹的凭空想象。

其四是一些人类与海洋相互作用的传说。最著名的是“精卫填海”的故事⑨，还有“羲和生日”⑩，“拜射九日”(11)及弹与凿齿之战的记载(12)。据人类学研究，凿齿之民，即具有拔牙凿齿成年礼俗的南方古代少数民族及东南亚一些民族，他们多居住于沿海地带和海岛，是一些多与海洋打交道的人们。至如世界各国各民族大多都有过的洪水神话(较为完备的结构是洪水兄妹婚神话，或曰洪水与人类再生神话)，在《山海经》中以鲸禹治水的内容得到了反映。(13)这一类洪水神话尽管并未明示其与海洋的关系，但其中因果显然。正是由于大禹治水与海洋的关系，至近代还有不少沿海地区，仍将大禹奉祀为海神。

《山海经》中所有的涉海神话与传说记载，当然不只以上这些，内容十分丰富，是后世海洋神话传说的博大精深，在中国海洋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除了《山海经》之外，《庄子》、《左传》、《黄帝说》、《禹贡》等史书、子集，也有很多涉海的神话传说或史实记载。尤其是《庄子》，反映出浓厚的海洋文化意识，如《山木篇》记市南子对鲁侯说“南越有邑焉”，那里有大海“望之而不见其涯，愈往愈不知其所穷”，劝他“涉于江而浮于海”一游；《逍遥游》称海外有神人；另如庄子寓言“望洋兴叹”(14)、“坎井之蛙”(15)等等，体现作者哲学家的思想光辉和文学家的智慧光彩。尤其是他的《秋水篇》中所展现的“鱼鲲鹏展翅九万里”的形象，成为后世在思想内容上有关胸怀博大、壮志凌云常用的借喻，在艺术创造上对后世浪漫主义常有启示。《释文》云：“鰲，音昆，大鱼名也。崔撰云，鰲当为鲸；简文同。”“鹏即古凤字。”今人袁珂云：“鱼昆字古一当为鲸字，乃海神禹强之神状。”“凤又即古凤字，大鹏即大风，是北海海神作为风神之神状。鱼昆化为鹏，乃海神禹强在一定季节又兼其风神之职司。”可参考。

先秦时代，由于沿海地区的鱼盐之利、舟楫之便，以及各沿海王国如齐国的“官山海”政策，使得海洋鱼盐经济和海上交通、与海外的交往大有发展，这又反过来越发刺激了王公贵族们的海洋意识，象齐景公那样“欲观十转附、朝件，遵海而南，放于琅琊”(16)，“游十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17)者，必然不少，从而孕育和造就了春秋战国时期方士们“海上仙山”之说的土壤，为后世的海洋文学开辟了浪漫主义的天地。

《诗经》、《楚辞》，作为先秦先民们歌谣咏唱的最早结集，为我们保留下了不少涉海作品。《诗经》中的《商颂·长发》的“相烈烈土，海外有载”，歌咏了先民们的海上活动；《小雅·鱼丽》、《小雅·南有嘉鱼》、《齐风·敝笱》等，则是江河湖海渔民们生活的写照。至于《小雅·两水》以“污河流域，朝宗于海”起兴，则标示出古人对以地理时空观反映人生人世哲理的普遍认同。而大诗人屈原的楚辞《天问》，通过其简短的对海洋自然现象和神话传说的发问，如“伯强何处(海神伯强住在何处)?”“东流不溢，孰知何故?”“应龙何画(应龙是如何划出流泻洪水的沟渠的)?河海何历(江河是如何流入海洋的)?”等等，为我们展示出了一幅幅海洋风情与传说的图画，引人联想和向往。

概而言之，先秦海洋文学的主体内容是神话传说(艺术形式和体裁上已呈多样)，尽管由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思维方式的缘故，他们将这些神话传说看成了现实世界的存在，但在我们今人看来，就其总体特色而言，那是一个浪漫的时代。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洋文学，主要特点是：内容上真、幻参半，丰富广泛；艺术上形象具体，鲜活生动；体裁形式和表现手段多姿多彩；数量繁多且质量多有上乘。成就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史家大书涉海人物、涉海生活、涉海事件入史。如《史记》、《汉书》等著名史书，大多长于文采，其记人记事，后世多视为文学典范，仅就其中所记涉海者而言，也有很多部分完全可以看成如同今日的报告文学或传记文学。比如《史记》关于三皇五帝及其后世世系的追根溯源，其中有很多涉海的神话传说；对周边尤其是沿海民族区域及其海外诸国民人特性与生活的描述；对齐、燕诸王的经营海洋（18）；对秦始皇及二世、汉武帝等的多次东巡视海、求仙（19）等等，都记述、刻画得摹真传神，形象生动，有声有色。其他如汉班固的《汉书》，三国朱应的《扶南异物志》、康泰的《外国传》，吴国丹阳太守的《临海风土志》，还有法显的《佛国记》等史传、方志、游记，其中的许多内容，都可以算得上是海洋纪实文学。另外如《淮南子》、《列子》等托古子集，也多有涉海的描述。

第二，神仙家、博物家、小说家、道家佛家以及道教佛教大张其说。他们承继先秦诸子和《山海经》及方士徽纬之绪，更张而皇之，其作品中对海洋的面貌、玄想和信仰等，描述、铺排更为广博系统、具体细微、形象生动，艺术手法的运用更为娴熟多样，熠熠生辉。其中如《神异经》、《洞冥记》、《十洲记》、《列仙传》、《神仙传》、《列异传》、《博物志》、《拾遗记》等等，涉海故事甚夥，枚不胜数。

《十洲记》，又称《海内十洲记》、《十洲仙记》、《十洲三岛记》、《海内十洲三岛记》等，托名东方朔撰，史家考证谓不可信，多认六朝人作，有人径称其为“道家之小说”（20）。是书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二六录全文，分序、十洲、三岛凡三部分。内容说汉武帝听王母讲八方巨海中有十洲，遂向东方朔问讯，东方朔为之细说端详。这十洲是：祖洲、温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21）；还有沧海岛、方丈洲、蓬莱山、昆仑山之大丘灵阜、真仙神宫、仙草灵药、甘液玉英、奇禽异兽（22）等等，上面紫宫金阙琼阁，众仙林立纷纭，岂现实世界可能比之？张皇得令人向往而又实不可及——那毕竟是古人思想信仰中和艺术中的海洋世界，然作为小说家言，有着很强的信仰和艺术的双重感染诱惑力。是书值得重视之处还在于，它把先秦即已张扬得沸沸扬扬的海中三神山之说、西汉即有的“十洲二岛”并称（23）之说等，敷衍成了一个系统的海上神仙世界，从而对后世的海上传说起到了信仰上和艺术上的推波助澜作用。

另如晋张华的《博物志》中的“八月槎”的神话传说，很具有民间意味，趣味也十足，并和民间关于海洋、关于天河、关于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交织为一体，艺术上十分美妙，内容上也很值得重视。（24）关于浮槎，晋王子年《拾遗记》也有一段很妙的传说记载（25），充满魅力，今人读此，或以为即因外星人造访而生成的传说，其“浮槎”（又称“巨查，’）犹如今人所说的“宇宙飞碟”。不管其实若何，这类传说反映出的古人对海洋、对星球以及对人类和宇宙之间的互因互动关系的向往、理解和艺术表现，都是我们今人不可忽视的。王子年的《拾遗记》还记名山，包括海中蓬莱、方丈、流洲等，多与《十洲》不同；另外还记有三十多个异国外邦的风俗物产，其中对海中之国、沿海之邦的涉海之奇事奇物，记载和描述都很新奇可喜。如“宛渠国”条云“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沧波舟。其国人长十丈，编鸟兽之毛以蔽形。始皇与之语，及天地初开之时，了如亲睹。”（26）似乎那时已有人用上了潜水舰艇。“含涂国”条记含涂国贡其珍怪（27），也令人大奇。其他如晋郭璞的《玄中记》，也多有涉海之作，如云“东方之东海，有大鱼焉。行海者一日逢鱼头，七日逢鱼尾。其产则三百里为血。”实在是海客们的“大夸海口”。值得重视的还有梁任防的《述异记》，书中有关海洋传说的记述很多，且往往追溯本源，“真实性”更浓。如关于盘古，关于精卫，关于兄弟石（28）等等，为我们保存了很多十分珍贵的涉海民间传说资料。

以上这些，在文学史上一般称为“志怪小说”。这一时期的志人佚事小说涉及海洋人物、海洋生活的不多，但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有一段石崇王恺斗富的故事，历来被文学史家引为名篇，从海洋学的角度来看，它反映出了那时已很盛行的将海洋珍稀产品视为黄金珠宝一样昂贵，用作装饰和鉴赏物品，并显示主人财富和身份的一种社会风尚。（29）

魏晋南北朝海洋文学成就的第三个方面，是辞赋、诗歌之作叠出。

先说赋家之作，篇什甚夥。其中以汉赋的文学成就最为文学史家所看重。汉赋中写海的作品，如司马相如著名的《子虚赋》，对楚国和齐国的丰饶和富足，极尽铺排之能事，其中写到齐国的

内容，“且齐东清巨海，南有琅琊；观乎成山，射乎之罕；浮渤懈，游孟诸；邪与肃慎为邻，右以汤谷为界；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30)云云，实际上就是一篇张扬“海王之国”的赋作。鲁迅称其“广博阖闾，卓绝汉代”(31)，其对后世的影响可知。班彪(或题班固)的《览海赋》(32)则完全是写海、写对海的游思与畅想的，海上仙境，写得是那么神妙诱人，无怪乎齐威、齐宣、燕昭、秦皇、汉武等那么神往！再如工集的《游海赋》(残篇)(33)，若非对海洋有较多的认识了解，断然写不出；若非对海洋有丰富且美妙的幻想和信仰，断然写不出；若非有对海洋的热爱并有艺术大家的磅礴气度和文学表现力，更断然写不出。其后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海为赋者同样在在多有，如木华的《海赋》，被史家评论“文甚隽丽”(34)。如此等等，举不胜数。

再看诗人们的咏海之作，也是名篇叠出。最为人称颂的，莫过于曹操的《观沧海》。(35)作为杰出的政治、军事家和诗人，面对大海的壮阔与苍茫，歌以咏志，其叱咤风云的博大胸怀、凌云壮志和苍凉、悲壮的情感杂揉交集，胸中的大海意象丰满而又诗笔简约，激情奔涌而又用语朴实，这样就更能给人以充足的品味流连、感慨唏嘘的空间，从而获得无尽的审美艺术享受。其他如北齐人祖暅的《望海》，曹植的《远游》，陶渊明的《读山海经》等等，自然多得无法举述。有意思的是，陶渊明虽写了《读山海经十三首》中的涉海诗，却因其只从《山海经图》上看到了海，而无福亲睹，竟惹得后世诗人与之相比，以自己有缘亲睹一了海洋而倍感自豪起来。比如唐代的李德裕，在其《海鱼骨》诗中就掩饰不住自己见到海鱼骨的得意：“陶潜虽好事，观海只按图。”

秦汉之后，中国的海洋文学之所以获得了这样长足的发展，原因主要有四：

一、秦代统一文字以后，文学的文本化变得容易起来，许多海洋文学作品同其他内容和题材的文学作品一样，产生之后容易得以记录保存，从而易于流传和为后人所欣赏借鉴。

二、滥筋于燕齐等国及其他沿海文化发达地区的“鱼盐之利”、“舟楫之便”，以及海外交通、海上移民等海上生产生活的进一步得以发展，加之秦汉国土疆域的统一和扩大，东南沿海地区也纳入了统一的版图，中国的海洋文化从总体上愈发丰富多彩和发展繁荣起来，人们对海洋的认识更多了，对海洋的感情更多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生活的发展使得人们的艺术创造力和审美愉悦需求也进一步发达起来，因而海洋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必然。

三、由于秦汉时代国家版图大统一后，沿海地区所占国土面积比例扩大，涉海人口所占比例增长，海洋产品及其他因海而获的物质财富所占比例增多，这些对于上层统治者来说都变得愈发举足轻重，因而他们愈发看重海洋，秦皇、汉武多次巡海，就是明显的例证，尽管他们的动机既有海上神仙的信仰在其中，以求亲眼见到海上神仙们的生活面貌，并求得授以长生不老的方药，但确实又有进一步巩固沿海疆土及其统治、并以图进一步扩大其势力范围的用意。他们浩浩荡荡，声势大举，刻碑立石、筑台迁户、祭海祷神，既颂其德，又宣其威，且张扬鬼神，更壮其势，因而更加强化了人们的海洋意识，文人雅士们也就愈发地把海洋作为其创作的题材，这就愈发促进了海洋文学创作的或大或小的繁荣。

四、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神仙方术家推崇老、庄为宗，道教产生，并发展传播迅猛，神仙、长生之说及其信仰更为昌炽，关于海的意识、海的观念即使仅在民众信仰这一层面上也变得愈发普遍起来；同时，印度佛教不仅从北路陆路传来，而且从南路海路传来，一方面佛教经典经义中多涉及海洋，一方面佛教在海路入华过程中又使许多佛经佛义佛僧的形象海洋化了，如后世的“南海观世音”等等也成了海神，“海天佛国”信者如云，钟鼓之音不绝，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些都刺激和丰富了中国海洋文学的创作发展。

唐宋时代的海洋文学，与唐宋时代的整体文学面貌一样，是一个发展繁荣的高峰期。这主要体现在唐诗、宋词以及宋诗上。唐宋史书中关于海洋人物、海洋事件、海洋生活以及海外交通、海外远国异民等的记载，自然比前代都多，都丰富和精彩，但文史分野，我们在此不论；唐宋传奇，涉海的作品也有一些，一方面比起唐诗宋词中的涉海之作来，其成就自然不够突出，另一方面作为叙事性海洋文学作品，比起元明清时期的戏曲、小说来，自然还只是处于发轫滥筋阶段；这一时期的志异志怪性笔记创作也十分丰富，涉海作品不少，比如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所记海外异国远民之事，象《长须国》条说土人某随新罗使被风吹至一处，见此处人皆长须，连女人也是，土人某与该国公主成婚，但每见公主有须，辄不悦，只得作诗以自我解嘲，后在龙王那里得知，此长须国原是虾精所聚之地云云，这类作品每有可观者，且也多妙趣横生，但其总体成就较

之唐诗宋词，仍可谓小巫之于大巫。

唐宋诗词，就涉海方面来看，呈现出了这样一些特点。一是诗词大家名人写海的很多，唐宋诗坛、词坛上那些有名的人物，几乎都有很好的写海或涉海的作品问世；二是写海或涉海的作品数量极为可观：以吟咏海洋、海事为主题的诗词作品举不胜数，诗词中涉及海洋的，更如浩瀚海洋。三是海洋意象入诗入词，蕴涵十分丰富多彩，我们从中感受到的对人生哲理的领悟、对社会现实的把握，对审美感知与愉悦的追求，可谓处处惹人叹然。这些唐宋诗人词人们，他们的诗笔都曾那样地饮蘸过海洋，诗心倾注过海洋。他们中有很多人还不只一次地游览观赏过大海，即使从未见过大海的，也因了人生哲学上、海洋意识上的缘故，对海洋有着难以排解、挥之不去的感情和思绪。也可以这样说，几乎他们所有的人，都倾心于海洋和因海而生的那些意象，即使只是心中的意象。

先说唐诗。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是，唐诗中涉及海洋的意象，大多和诗人们陆上的尘世生活感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以海洋、海上入诗，大多是为了或抒发壮志豪情、或排解积郁不快、或表达老庄思想（以及孔子思想，即使不但谆谆教导世人入世、自己也一世以身作则的孔子，也有时欲“浮海而乐”的思想，可见“浮海而乐”的思想和观念是多么普遍，多么深入人心；于此，诗人们自然就更为突出了）。我们这里仅举述几个诗人们常用的海洋、海上意象，以见一斑。

“海鸥”。陈子昂有“不然扶衣去，归从海上鸥”（《答洛阳主人》），“不及触鸣雁，徒思海上鸥”（《宿襄河骚浦》）；杜甫有“赖有怀中物，还同海上鸥”（《巴西释亭观江涨呈窦使君二首》）；羊士旻有“忘怀不使海鸥疑，水映桃花酒满危”（《野望二首》）；贾岛有“举翮笼中鸟，知心海上鸥”（《歧下送友人归襄阳》）；……或表现儒、释、道杂揉参半时欲“浮海而乐”之意，或自述闲逸自适之心，时或有归隐遁逸、海天仙游之思。

“海搓”，在唐人诗中用得更为普遍。如温庭筠有“殷勤为报同袍友，我亦无心拟海搓”（《送陈瑕之侯官兼简李常侍》）；韩握有“岂知卜肆严夫子，潜指星机认海搓”（《南安寓止》），“坐久忽疑搓犯斗，归来兼恐海生桑”（《六月十七日召对自辰及申方归本院》），“稳想海搓朝犯斗，健思胡马夜翻营”（《喜凉》）；徐黄有“扫雪自怜窗纸照，上天宁愧海搓流”（《长安即事》）；杜甫有“不知沧海使，天遣几时回”（《送翰林张司马南海勒碑》）；……不一而足。若举暗用者，更是不计其数。

用“沧海桑田”典者，同样在在多有：李世民有“洪涛经变野，翠鸟屡成桑”（《春日望海》）；王绩有“井田惟有草，海水变为桑”（《过汉故城》）；卢照邻有“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长安古意》）；“桑海年应积，桃源路不穷”（《和辅先入昊天观星瞻》）；王勃有“浮云今可驾，沧海自成尘”（《出境游山二首》）；李贺有“少年安得长少年，海波尚变为桑田”（《侗少年》）；白居易有“深谷变为岸，桑田成海水”（《读史五首》其三）；鲍溶有“青鸟更不来，麻姑断书信；乃知东海水，清浅谁能回”（《怀仙二首》）；……

用“蓬莱”、“海上山”者，如许棠“已住城中寺，难归海上山”（《赠栖白上人》）；杜甫有“蓬莱织女回云车，指点虚无是征路”（《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蓬莱如可到，衰白问群仙”（《游子》）；孤独及有“超遥蓬莱峰，不死世世有”（《观海》）；李端有“蓬莱有梯不可疑，向海回头泪盈睫”（《杂歌呈郑锡司空文明》）；鲍溶有“为问蓬莱近消息，海波平静好东游”（《得储道士书》）；李涉有“金乌欲上海如血，翠色一点蓬莱光；安期先生不可见，蓬莱目极沧海长”（《寄河阳从事杨潜》）；杜牧有“蓬莱顶卜瀚海水，水尽到底看海空”（《池州送孟迟先辈》），“今来海上升高望，不到蓬莱不是仙”（《偶题》）；……有的写虚，有的写实，可谓琳琅满目，诗意隽永，令人一品三叹。

至于写“海客”者，李白有此嗜好。比如“海客去已久，谁人测沉溟，”（《古风》其十三）；“海客谈流洲，烟波微茫信难求”（《梦游天姥吟留别》）等等。

诸如此类的海洋意象或涉海意象，在唐诗中多得简直不可胜数。至于具体的佳作，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很多。如李贺的《梦天》，写天海一体，由天观海，好大的气魄，好妙的想象！是梦？是真？自然是梦，然而有人生排解、世事慨叹的真情。再如张若虚这位扬州才子，一首《春江花月夜》，成为千古绝唱。此一古风写春、写江、写花、写月、写夜，但诗中所写的这春、江、花、月、夜，都是因海而生、因海而有的独特景观，这是一般诗评家所忽视了的：“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共潮生。”还有王维的《送秘书兄监还日本国》，把个海中的日本国，把个中日的海上交通，把个历史悠久的海外、海上传说和送人远去海外国度的情感，都写得字字真情，句句断肠，而又抒发有度，欲泪还止。与此相类的，还有韦庄的《送日本国僧敬龙归》，浅白，情深，意象、用字出新出神，妙极。更有张籍写江河入海口渔家生活的《夜到渔家》，较少有人接触这一题材，清新可喜。清人田雯评价张诗“名言妙句，侧见横生，浅谈精洁之至。”(36)是。

如果说唐诗中全诗写海的作品尚不普遍的话，那么相对而言，宋代诗词，尤其是宋词中，写海的可观之作就相当多了。我们仅从宋词词牌中常用多见的一些调名如“望海潮”、“醉蓬莱”、“渔家傲”、“渔父乐”、“渔父家风”、“水龙吟”等，也可以想见它们在产生和形成上，其中必然有不少和吟咏海洋有密切的关联，由此可知人们对海洋现象或海洋与江口相互作用的现象以及海上生活，有着多么浓厚的兴趣和普遍的认识。象朱敦儒的《好事近·渔父词》，一句“江海尽为吾宅”，好语惊人，意境高远。女词人李清照，一首《渔家傲》，以海入词，海事、海心，尽收其中，哪是海，哪是天，哪是人间，哪是仙界，在词人心中，在词人笔下，竟是这般使人着迷。韩驹的《念奴娇·月》写海写月，也写得欲人欲仙。再如张元干的《念奴娇·题徐明叔海月吟笛图》，曰“飘荡贝网珠宫，群龙惊睡起，冯夷波激。云气苍茫吟啸处，覆吼鲸奔天黑。回首当时，蓬莱万丈，好个归消息。”新奇引人。至如辛弃疾的《摸鱼儿·观潮，上叶丞相》，写钱塘江潮，气魄好生了得，自得特色。其《木兰花慢·中秋饮酒……》也写海写月，且“因用天问体赋”，满篇发问，豪气勃发，海阔天空。

宋代诗词中写观潮者甚夥；还有写海市的，如苏轼的《登州海市》，亦真亦幻，气度、意象非凡，令人入胜；柳永的《煮海歌》，吟咏煮海盐工的生活；再如陆游的《航海》、杨万里的《海岸七里沙》、文天祥的《二月六日海上大战……》等等，题材广泛，佳制甚众。

文学来源于生活。唐宋诗词中的海洋文学作品出现了如此繁荣发展的局面，除了文学自身的积累式发展及其繁荣的规律外，唐宋时代海洋事业和海洋文化的整体发展，唐宋时期人们的海内外海洋生活的丰富多彩，是其社会基础和根源。

中国的社会文化自唐代因市民阶层的崛起而开始发生审美旨趣的变化，到宋代这种变化愈加明显，迄元，可以说已经完成了这种变迁，其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文化向民间社会的下移，和审美旨趣的世俗化走向。元明清时代的文学以小说戏曲成就最为突显，最为繁盛，即根由于此。元明清时代的海洋文学，同样，最突出的现象也是世俗化叙事性作品即小说戏曲的繁荣。文学史家一般称元明清文学为近世文学，我们将另文对其海洋文学加以考察检探。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2)(13)分别见《山海经》之《大荒东经》及《海外北经》；《大荒西经》；《大荒南经》；《海外东经》；《大荒东经》；《海外东经》；《海内北经》；《海外南经》；《北次三经》；《大荒南经》；《大荒南经》；《海内经》。

(11)《庄子·秋水》成玄英疏引《山海经》(今本无)。

(14)(15)《庄子·秋水》。

(16)《孟子·梁惠王下》。

(17)《说苑·正谏》。

(18)(19)《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

(20)晚清陆绍明，见《月月小说发刊词》，《晚清文学丛抄·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引自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第171页。

(21)转引自李剑国上揭书，第170页。

(22)(28)转引自《中国历代小说》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11.135~137页

(23)汉东方朔《与友人书》云：“游十洲三岛，相期拾瑶草”；东坡先生诗集注卷一九《次韵僧潜见赠》注引。转引自李剑国

前揭书，第171页；上揭书(《中国历代小说》也引)。

(24)(25)(26)(27)俱转引自李剑国前揭书，第266.330.331页。

(29)录自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504页，

(30)(32)(33)录自费振刚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34)语见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35)时下多种中国古代文学选本或诗歌选本都有选录。

(36)清田雯:《古欢堂集》。引见《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第 762页。

责任编辑 王冶英

©2004-2005 版权所有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

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鱼山路5号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 邮编:266003

电话:0532-82032739 0532-82032719 E-mail: xuebshk@ouc.edu.cn

Design by biner